

附件二：篇目與文章內容

◎古文組篇目：陶淵明〈桃花源記〉、蘇軾〈赤壁賦〉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

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酺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吳岱穎作品組篇目：〈海岸自行〉〈七月七日長生殿〉

〈海岸自行〉

青春和你同在，我的青春
總是一條有單車經過的道路
從南向北，從南濱到北濱
一座橋，連結兩個學校

兩個青春的胴體，兩種青春夢
結合成同一組海洋的意象
那時你也寫詩述說，關於愛
如何脆弱，又如何的堅定

像輪下的柏油路承載我們
日日的行旅，這只是生活
每隔一段時間我們挖開修理
看不見的滲洩，又重新補上

補上言談，補上爭吵，補上
歲月留下的痕跡，我從不在意
掠過的風景如何填滿
我們無話可說的眼睛

我只是看見青春和你同在
看見單車穿過小城，經過主街
鑽入，越來越近的潮聲
成為記憶中最繁複而單純的隱喻

〈七月七日長生殿〉

愛情並不同於把記憶
換成另一層皮膚，我們的雙眼
只對另一個人負責。他們說
那是自己的影子

我們的背上負著所謂的歷史
一些文字記載或者其他
當霧起時
濛濛的音響告訴我們彼此的歸路
客氣的請我們把帆纜繫好
我們要在城市裡面航行
依據的是一張你曾經來過的海圖
那些被我們稱作島嶼的其實
都是你的心情
我在每一個可能的港口停留

沒有太多的往事
我把貝殼放在你的門前
假設你能聽見
當霧起時……